

石景山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石景山区
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八年十月

封面设计：候增信

封面题字：何大齐

封面篆刻：赵跃华

编审人员：贾懋谦 关续文 吕品生
王振中 梁子筠 孟宏伟

廣征博集

米實存忠

是贈石末山江波帆

文更齊料索編會刊

白介夫

我的祝愿（代序）

中共石景山区委书记 欧阳文安

我衷心地祝贺《石景山文史资料》（第一辑）的出版！她的出版，表明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富有成效，也标志着石景山文化历史研究的良好开端。我热切期待着今后各辑的陆续出版。

文史资料工作，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文史资料的撰写，洋溢着政协委员、各界人士的爱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热情。他们把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整理成翔实的资料，不但丰富了历史文化的研究，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认识石景山的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，为发展经济，振兴石景山，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马克思主义者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是历史的统一，不可断然分割。我们要研究今天的石景山，还必须懂得它的昨天和前天。

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，石景山沧桑巨变，经历了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，民主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，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史资源，需要我们征集、挖掘、研究、整理和出版，保护遗产，弘扬民族文化，使它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，为石景山现代化建设服务。我殷切地希望全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以及文史工作者、爱好者，把你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，把你们熟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，秉笔直书，为当代和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历史财富。

一九八八年九月

目 录

我的祝愿（代序）	中共石景山区委书记 欧阳文安（1）
石景山地区历史概况	尹大江（1）
石景山考	关续文（6）
首钢春秋	关续文（18）
石景山发电总厂史略	郑国瑞（57）
八宝山革命公墓	赵德录（61）
冯玉祥在天太山	吕品生（69）
鲍贵卿在八大处的墓与其人	王振中（79）
八宝山与“八宝”	王士志（85）
石景山区回族人民史概述	白玉峰（88）
法海寺	孙培元（93）
爱国军人 抗日将领	梁子筠（101）
——记先父梁立柱先生	
解放石景山发电厂的八勇士	郑国瑞（115）
记麻峪村的无名烈士墓	尚 星（120）
——纪念石景山解放四十周年	
我区最早创办的北辛安镇小学	杨增光（123）
驼户	洁 珊（128）
西天顺的由来与“灯笼陈”	陈 慈（132）
古城村的秉心圣会	田洪彦（137）
婚丧旧俗一夕谈	梁云龙（147）
瑞王坟琐谈	陈广斌 彭建华（164）
春翠莲（高晓歌词）	杨建章记谱整理（167）
——白猿偷桃的故事（群唱）	
编后语	（171）

石景山地区历史概况

尹 大 江

今日的石景山地区是首都北京冶金、电力、机械、建材工业的重要基地，也是城市建设日新月异，绿化美化成就突出的风光秀美的市区的一角。这个兼有现代工业阳刚之气与现代都市妩媚之姿的新兴地区，虽然地域只有86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仅27万，但确是北京的一块“风水宝地”。她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以及较多的名胜古迹。

石景山地区在历史上处于我国北方政治中心的活跃区。据历史资料记载，在三皇五帝时属黄帝之后生衍地区，称幽陵、幽都；夏商后曾为以下历史朝代的属地，殷商（公元前21世纪至1066年）时为蓟州；周（前1066年至256年）称蓟县属幽州；春秋战国（前770年至—221年）大部地区属燕国都邑辖地；秦为上谷郡；楚汉（前206年）项羽封絳荣为燕王，属蓟，也为都邑领地；汉初属燕郡；本始中（约前73年）改属广阳国；汉光武后（公元25年）重属幽州治下的郡；魏、晋、南北朝至隋前，中国北方政权更迭频繁，但地属未离以上旧名；隋开皇（581年）初属涿州；唐武德（618年）初，蓟县西部属幽州；后晋天福元年（936年），石敬瑭以幽、蓟十六州赂辽，石景山地区此时大部地区（西北）属辽地。“然自秦至是，县名皆以蓟也”（以上见《宛署杂记》）。辽以前，石景山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北方汉族统治的政治活跃地区，其历史地名为蓟。

辽以后，石景山地区先后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国家辽、

金、元的陪都以及大一统国家明、清帝都的京畿重地。辽（907至1125年）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，后改析津府，又号燕京。当时薊地一分为二，东为析津县，即今大兴，西为宛平县，两县都是辽国“南京”的组成部分，是京畿地区。此后，至宋、金，宛平地名沿袭下来。

元初（1206年）建中都，宛平地区属大都路，后属顺天路，宛平已是都城的一部分。

明洪武（1368年）初，设北平布政使司，宛平与大兴属北平府，属明初的北方陪都。至朱棣在北方建都，升北平府为顺天府，宛平与大兴并称畿辅首邑。据说当时在宛平称“宛大”，在大兴称“大宛”以示互相推重。此后，石景山地区作为宛平的辖区，自明、清至民国前期都是国家中央政权所在地的组成部分。

石景山地区的名属，辽以后大都是宛平，在梁朝至唐、宋年间也属过“广阳”、“玉河”辖地。今石景山区的鲁谷、衙门口、磨石口、古城、五里坨等村落都是历史上记载较多的古村落。据清光绪《顺天府志》记载：衙门口村为战国时期燕昭王碣石宫旧址；而在山下村、庞村、北辛安至磨石口一线，曾筑有燕昭王的宁台、元英宫和磨室宫（“衙门口邨，旧有碣石宫近此（县西）四十里山底邨，亦旦旁邨，北辛安、山上村在永定河东，旧有宁台、元英宫、磨室宫近此”）。

据查，燕昭王是战国时期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，为了振兴燕国，他广招天下贤士。有齐国名士邹衍、赵国大将乐毅、秦国谋士郭隗等应招到燕。燕昭王为接待诸方名士广建黄金台、宁台、碣石宫等宫舍，碣石宫就是邹衍的宫馆。可见，石景山地区在战国时期曾是燕国的政治活动中心区。

据记载，古城村曾是玉河废县的旧址。此县为五代时刘仁恭置，辽以后撤并。玉河原是源于玉泉山，通于通惠河的水流，即为玉河县。可见石景山地区更接近政治中心区。

由于石景山地区位于永定河的出山口和太行山伸向华北平原的余脉，处于北京地理位置上引为自豪的古河与名山的夹角处，因而自然成为古代北京的西北屏障，文明发源地与风水宝地，对北京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，因而有不少古迹遗存。比较著名的，大略有：

第四纪冰川擦痕遗迹。第四纪是地质历史的最后一个纪，约从250万年前至今，此时高纬度地区发生多次冰川作用。由于这一地质纪与人类的出现有关，故被科学家称为“灵生纪”。冰川擦痕对这一纪的历史研究有重要价值。石景山区西北部有不少经科学家鉴定的冰川遗迹与漂砾，其最著者在磨石口和八大处。

戾陵堰与金口。据《日下旧闻考》记载：“卢沟之河至京城西四十里，石经山（今石景山，在首钢厂内）之东，地势平而土脉疏，冲击震荡，迁徙非常。后魏都督河北道诸军，建成侯刘靖及子平乡侯（刘）宏筑戾陵堰以防之，水患以息，后人思其功谓刘师堰”。又据“重修金阁寺添置碑”（现存石景山上）记：

“且夫净土寺，古刘师堰石记云……。”所谓“刘师”，就是三国时期曹操的镇北大将军刘靖的尊称。“刘师堰”即建在石景山南麓的拦水坝——戾陵遏（堰）的别名。“石记”，即记载刘靖建坝引水入车箱渠，屯田裕民的纪勋碑。

在石景山北麓，尚有古金口河遗址。据《河渠志》记：“金大定十一年（1171年）十二月，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濠而东，至通州之北入潞水渠成。后因水浊流急，因成水患，用土石堵塞”。另据《日下旧闻考》记载：元时名臣郭守敬曾建言，由金口引卢沟河水（永定河）东至海淀，汇于通县以灌溉京郊水田。虽未成功，但金口之重要已为历代地理名家所重视。在金口，大约在麻峪村附近（“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，东流穿西山而出，是谓金口”）。

石景山与永定河治理遗迹。自唐以后，石景山上多次建庙

字，明许用宾据此称石景山为“燕都第一仙山也”。至明正德中，因“极其壮丽”，且“上女群集”。此外，更重要的是石景山作为观察永定河、治理永定河起着重要作用。因石景山位于永定河东岸，是一致高点，西可望浑河（即永定河）；南可望卢沟；东可望帝京。因而明、清两朝皇帝频临视察，并以此指挥治河工程。在庞村曾建有北惠济祠以记事，民间还有不少治河的传说。清名臣于敏中曾在奏折中断言：“永定河，自石景山以下始筑堤防，为上游修浚要地”。

西山与八大处等名胜。除石景山外，本地区历史上有名或有记载的山丘、寺庙不少。如：翠微山、卢师山、平坡山、觉山、罗喉岭、韩家山、天泰山以及法海寺、黄姑寺、护国禅林寺等。西山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。按狭义说，在宛平县县署（当时在西直门一带）“西三十里”即今香山、八大处一带。《宛署杂记》说这里“强形距势，争奇拥翠，云从星拱，于皇都之右”。广义则是如明李东阳承恩寺碑记略的：“都城之西山，自太行逶迤而来，二千余里迄于古碣石之地，以入于海”十分壮观。以后论为广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石景山北部的山峦都在西山之列，而且是靠近都城的最奇丽之处。

西山，南对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，虽不高也是极其壮观的。《日下旧闻考》称这里“屏障严固，岩峦起伏，奇险巨丽，甲于天下”。西山，“春夏之交，晴云碧树，花香鸟语；秋则乱叶飘丹；冬则大雪初霁，凝华积素，若屑琼雕玉，千岩万壑，宛然图画”，“为京师八景之一，名曰‘西山霁（晴）雪’”。正因西山风景佳丽，“为神皋隩区”，因而“中多精蓝古刹”，号称“西山三百寺”。当时“西山诸兰若（佛寺），白塔无虑数十，与山隈青嵩相间”，确有一派天图气氛。今日的八大处、法海寺、承恩寺等都是其中的胜境之一。至于金以后，至明、清间在“山之阳土脉丰腴，草木丛茂”之处为王公贵族修坟筑墓更不计

其数了，形成了京西“一溜边山府”的畸形景观。

历史上的西山是宛平风景独胜地，沈榜作了多年宛平县令，他无不感慨地写道：“相传冀州风水极佳，宛平盖独收其胜矣。方今谈宛平胜者，谁不曰西山？西湖（今昆明湖）？……山之中有水，水之上有山，古迹可求，近在几席”，使得“骚人游子艳羨而欣赏之”。确实“岭岫绵亘，林壑深美”、“左岗右泉，曲回旁峙，云烟飞动，如护如翼”、“林麓苍黝，溪涧缕错”、“流泉满道，晴云碧树”，谁能不赞美呢？因而自明、清帝王以下至臣僚学士，或巡幸，或游历，或为文，或吟诗作词，成为一种时髦雅兴。如清圣祖（康熙）题圣感寺（今六处香界寺）文中说：

“夫北极神京，西山胜地”，“峰峦回互”“掩映皇居”、“实亦九州风土形势所在”；清高宗（乾隆）作诗曰：“太行分秀干，永定贯阴精。孕育成灵局，崔巍护帝京”；明大学士王英《游翠微山诗》写道：“京都壮且丽，西北皆名山。翠微独崔嵬，高出云汉间。上有金仙居，连峰起嶙峋”；也是明人，大司马许纶认为西山地势极妙，可“平分龙虎翼，环抱凤凰城。”大学士李梦阳则认为平坡山“雄居香山丽，阔掩望湖秀，草木响岩牖，寒岚染衣袖”，一名为“锄月老人”的诗，单赞西山松柏“苍皮黛色四十围，虬枝盘曲生风烟。四时不放日光入，盛暑不热风冷然”，又赞八大处龙王堂的泉水“汲来烹茶香且冽，调羹炊黍味弥鲜”“隆冬畏冷返卢舍，忽思此水口流涎”……。

总之，历史上西山之壮、之美，很值得今人回味。因为自清以后，特别是民国初期，军伐混战，天灾人乱，西山风景及名胜古迹受到了不少的破坏。解放后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石景山地区正日益恢复和重建新的美景，修复、保护和利用名胜古迹。这样，历史悠久、风景佳丽的古迹名胜当可焕发新的光彩！

石景山考

关续文

冠以我区区名的石景山，古为名山，褒称“燕都第一仙山”，它位于首都钢铁公司内的西北侧。兹山怪石嵯峨，崖壁千仞，幽谷岩洞，永定河水荡山麓蜿蜒流过，在苍松覆盖，梵刹交辉下，景色十分幽美怡人。

旧时，帝王权贵，骚客庶民，多到此山登临揽胜，或修庙礼佛留下了一些庙宇、碑铭、志书、诗篇和名人轶事。它诚然不失为一座景色绮丽，庙史悠久，文墨丰富的园林明珠。

康熙帝等对石景山的赞誉

石景山，亦称骆驼山。据清代震钧著《天咫偶闻》记：“石景山正临浑河（即永定河），由西来，侧面视之形正如伏驼之负物”。然不仅如此，它还似乎担心北京城遭到水患，用它那魁伟的身躯挡住了永定河的中流击水。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禛作《登石景山浮园诗》云：“浑河荡山来，石壁如动摇。”可知其山与浑水搏击之势。

清康熙帝在巡视永定河水害时亦称：“永定河安流顺轨，无冲荡之虞，民居乐业，岁获有称，功之赞佑，念石景山居河上游，捍御宜亟”。不仅如此，过去北京历代建都所用的石料有许多采集此山。故明代刘侗、于奕正著《帝京景物略》中就有“土人伐石，岁给都人”的记载。据此可知石景山“御水不舍”，“给石身瘦”实乃“无畏”、“无私”，怎不使人爱戴、称颂！

石 景 山 其 名 考

石景山早称梁山，此称在北魏酈道元《水经注》一书中有所记载。酈氏写道：“水经湿水（即桑干河，下游为浑河，后称永定河）出雁门阴馆县东北，代郡（山西）桑乾县南……又东南迤良乡县之北界，历梁山南高粱水出焉”。“湿水又东北迤蓟县故城南，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，因丘以名邑也。”从以上寥寥数语中，我们从湿水流经地处而得知，石景山早称梁山。

当到了晋唐佛教兴起，石景山被佛教所据。在修建金阁寺中，刻经于石，故易名为“石经山”。这在山上南天门迤北之摩崖上，隐约可辨“石经山”三字刻石。

元代之后，山上的石经随着佛教的时衰与石经的风化，遗弃而湮灭，便被其山上可发出钟弦之声的石径所取代，称“石径山”。这在《元史》上可屡见其称。

明清两朝，因当地石工在该山上采石，“石径”之声为之破坏，然石径山头却显露“崖壁千仞”、“巍峨峥嵘”的自然景观。故此，“石径山”易名“石景山”，一直沿用到今。

历史悠久的庙宇

石景山上的古庙及其遗址历史悠久。《重修金阁寺添置田亩碑记》云：“金阁寺早建于晋唐；唐武德中（622年）建玉皇殿（见重修石景山天主宫碑文）”。又明代沈榜著《宛署杂记》载：“净土禅寺（即金阁寺）在石景山上，有唐元和四年碑年久难辨”。以上略知，金阁寺，早建于晋唐。这与谚语：“先有潭柘寺，后有北京城”的岫云寺基本同龄，至今约有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了。

此后，明正德十三年（1519年）重修，并增建了碧霞元君庙。所营殿宇辉煌宏丽，都人岁以元日往祠，至四月士女又群

集。嘉靖帝登基，于元年（1522年）遣御史捣毁，葬石于庙址之南，并为文志毁庙本末。曾几何时，万历帝于四十二年（1614年）又加修葺。清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再次重修。在八年抗战中，日本帝国主义者，侵占了这座山寺，易名为反映其侵略野心的“本愿寺”。胜利后，又回到了中华民族的怀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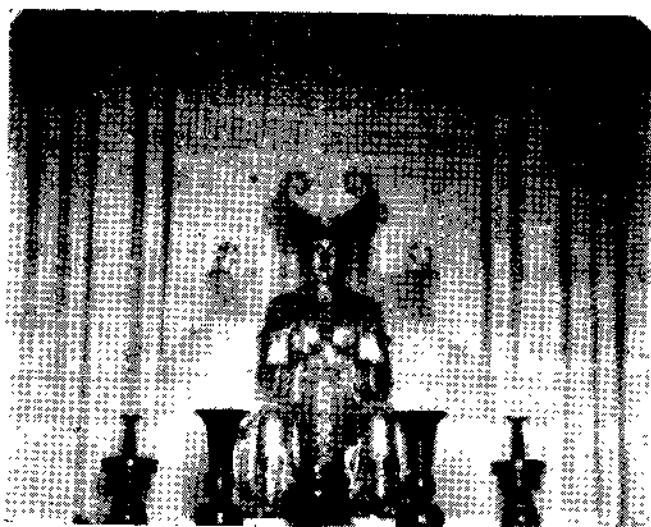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五年，首都钢铁公司以重金重修了这座古建筑。修复了：碧霞元君殿、子孙殿、天空寺、戏台、东西二天门以及添建了两厢亭等。灿烂之殿宇与危崖、古洞、翠柏和浑水相互交辉，穷极壮丽，美不胜收！

旧岁，石景山为香火娘娘庙，每逢四月十五以及前后三日为庙会。此际，香客商贾云集，求子求福，真乃香无断烟，人无停趾，熙熙攘攘好不热闹。

碧霞元君女神

元君殿为五楹殿堂，内供五尊神像，庄重肃穆，栩栩如生。中为“天仙玉女碧霞元君”；右侧为“送子、催生”二娘娘；左侧为“天花、眼光”二娘娘。这反映了旧时民间对生子、易娩、防治天花以及明目等寄希望于神佑的朴素愿望。其中最“威慑”仰慕者，要算是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女神了。

碧霞元君女神，古以为东岳大帝之女。《蒿庵闻话》稗史云：汉时，仁圣帝前有石琢金童、玉女。至五代殿圯（音疵，倒塌意），像仆，女沦于池水之中。宋真宗东封太山还，涤手于池，玉女浮出水面。命有司建祠号圣帝之女，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。这当是碧霞元君之神的由来。



碧霞元君女神

清《日下旧闻考》对孔 雀洞与石经台的记载

石景山上的文物古迹，因自然风化与人间战乱的毁坏，有许多已不复存在。今从清乾隆年间，于敏中著《日下旧闻考》一书中，略知一二。又经笔者踏寻遗迹，遍访当地老人，方知古籍记载与其具体方位。

石景山山腰之阳有诸山洞与石经台。据清于敏中著《日



唐代佛像刻石

下旧闻考》载：“山有石经台、普观洞、普安洞、还源洞、孔雀洞诸胜。孔雀洞左右门上截题识曰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，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，唐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四月八日建；下截刊经语。其地当在石经台之阳，殆即藏经处也”，又据《顺天府志》引元“一统志”记：“宛平县二十五里石经山洞内上刻经文者二十余处”。

如今孔雀洞内尚存唐代佛像刻石一尊，形象极为优美生动。古文物专家看后说：“像是唐朝的，衣着的下摆有北朝风格。高发髻，从侧面看是非常好的，手型也是非常好的。”

明《宛署杂记》对昙无竭西天取经 之记与晾经台之传说

晾经台，在石景山西之腰。当地的很多老人传说唐僧取经，过浑河求乌龟精驮渡，因失信于代问如来佛何日脱生为人之事，龟怒，遂将其翻入水中。唐僧爬上岸来，经书已湿，在此石台上晾经故名，留下脚印。今，在晾经台巨石崖壁上，尚存五佛龛洞。洞上刻有花卉图饰及上弦月。

有人反驳说：“乱弹琴！唐僧取经从西安出发，过西域，去天竺，怎能取道于此！？ ”其实，此议误矣！

我国去印度取经的高僧不只唐玄奘一个，而是有成者四人。按时间顺序：法显（西晋399年）、昙无竭（北魏420年）、玄奘（唐627年）、义净（唐671年）。其中，昙无竭与义净均为幽州、范阳人（今北京）。故此，地方志书亦有记述。明沈榜《宛署杂记》仙释篇记：“北魏昙无竭，姓李氏，幽州人，幼为沙弥，修苦行。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。……求得观世音受记梵文经一部……后随舶泛海而归。往来西山诸寺，不知所终。”又清李鸿章《畿辅通志》记：“义净（一作净义），字文明，范阳人。俗姓张氏，咸亨初往西域，遍历三十余国。经二十五年，求得四百

部，归译之”。

故唐僧取经，在石经山晾经一说，恐有此事，只是后人加以神话了！



晾经台巨石崖壁上，尚存四佛龕洞

古 碑 考 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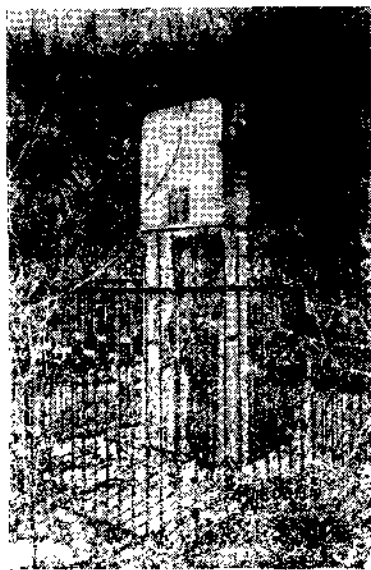
石景山有碑石五方。

唐元和四年（809年）碑（今无存）、明万历己卯（1615年）“重修天主宫碑”（尚存）、明万历壬寅（1602年）“重修金阁寺添置碑”、明天佑年回香殿碑（字迹剥落）和清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“重修石景山太庙碑”（字迹不清）。在这五方碑刻中，文字保存尚为完整，具有一定史地考究价值的有以下两方，兹简介如下：

“重修天主宫碑”记：“神京之西，四十里许，山曰石经，

又云湿经，亦名石景。惟山雄峙一方，高接云汉，钟灵秀之，气郁造物之英，真为燕都第一仙山也”。此段文字记述了石景山几度易名和它那雄姿仙态，在“重修金阁寺添置碑”记中又进一步谈到：“且夫净土寺，古刘师堰石记云：金阁寺自晋唐以来所藏石经碎而言断，岩穴鲜有存焉！”这段文字它告诉我们石经山（石景山）一名是因山上石洞藏有“石经”而得名。碑文还记述了重修净土寺，也就是金阁寺的过程。其中，还提到具有极其重要的考古价值“古刘师堰石记”一事。所谓“刘师”，就是三国时期曹操的镇北大将军刘靖的尊称。“堰”，即拦水坎。“刘师堰”，即建立在石景山南麓的拦水坝——戾陵遏的别名。“石记”，即记载刘靖建坝引水入车箱渠，屯田裕民的纪勋碑。

据此，使我们得知，石景山庙宇早建于晋唐，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较为可信。石景山下的戾陵遏及其纪勋碑已荡然无存，但这些重要金石之刻，都被矗立在石景山上的这块古碑保存下来，可见其珍贵。此外，其碑文书法遒劲挺拔，饱满润秀，刻工精湛，不失为艺术珍品，亦有着欣赏价值。



重修金阁寺添置碑

崖壁石刻

石景山上的崖壁石刻目前共发现三处。一处是在孔雀洞的崖壁